

◇ 笔下风景

雪花飘了

○冶炼厂 肖爱梅

上班这天的凌晨3点多,期待中的雪花才在窗外的橘色灯光里翩翩飞舞,带着梦幻的色彩,似无数从天而降的精灵,在我们的窗外,眨着美丽的眼睛。雪落有声,簌簌……而那簌簌的声音,似乎有着万马奔腾的喧嚣,又有着飞虫扇翅的安静。

这是一场我们期待了已久的雪。前一天,天空是阴沉沉的,大地仿佛静默,风也似乎没有那么大了,但是空气中充填了更厚重的寒意,大有飞雪欲至十面埋伏的样子。

小时候,信息闭塞,具体哪天下雪,我们是无从得知的,唯有雪籽敲打屋顶和窗户的清脆声响能给人一些预告。只是,雪总是会在某一个不远的早晨,把大地打扮得分外妖烧后等着我们。在清晨母亲的一句“下雪了”的语声中,我满是兴奋地把伸出被子的脖子又缩回被子,等着母亲把火盆的火熊熊地燃起来。小窗外屋檐下的小路上,偶尔有脚步声咚咚咚咚的来了,又远了。早起互打招呼的人一边道着早,一边说:“落雪了,好大的雪!”一想到雪已经在等着了,我就不禁又兴奋起来,忘记了寒冷,一骨碌穿上衣服,打开

家门就迫不及待往外出。

哇,好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。远山近树,田野房舍鸡鸣狗吠都在雪的覆盖之下,一切变得安静而肃穆。惟村口的池塘,在雪的映衬之下,那汪水更其幽深莫测。站在树下对着树顶大声呼喊,仿佛就惊醒了枝上沉睡的积雪,一些白细的粉末就胆小地洒了下来。依稀的路上,有早行的人留下的脚印,一串串,一串串,洁白无瑕地,往远方延伸,似是要去一个神秘的地方。

而这场期待中的雪,却下得断断续续,没有气势,我想要的大雪纷纷呢?第二天,终于看到雪下得有点模样。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天空争先恐后飘飞而下,似数不清的梨花在渺渺宇宙里灿然开放,又在山水人间风华绝代地无声谢落。世界似是停止了风,雪花也是随意着自己的姿态,飘落,飘落,飘落,堆集……“烟霏霏,雪霏霏,雪向梅花枝上堆”,窗外蜡梅清瘦的身影缥缈在纷乱的雪里,我似是嗅到了梅花的暗香,剔透而难以捕捉。然而,这样的雪只下了一会儿就戛然而止。我期待一场大雪,一场能把大地山川厚重掩

盖的大雪。

看到朋友圈里的照片,别人天空的雪似乎要下得大些。尤其是那些沐在雪里的照片,让我想着那些“风雪归人”的诗句,不禁怦然心动。想来看一场让人欢喜雀跃的雪,非得要出趟门才行,站在家里的窗前看雪,毕竟觉得这雪下得好好像跟自己不甚相关,是看客的感觉。

于是,去邂逅一场大雪,在远处的山上,撑一把伞。遥望山顶一片白雪皑皑,山脚一处庙宇,白顶红墙的身影被薄雪轻覆的树顶簇拥,像一幅水墨的写意。山路上已无雪的半点痕迹,树冠上的雪也只是薄薄的一层,全然没有磅礴的气势。山上倒是热闹,三三两两的络绎了寻雪之人,在一些残雪的背景里,把自己的身影定格。这个冬天,雪来过这座山,而我们也来到这座山看过一场期待了一冬的雪。一处长棚下,不知是谁燃起的柴火,在风里婀娜了火苗,青色的烟袅袅升起,在树林的上空,成一朵清淡的云,欲走还休,欲走还留,是留恋着这时间无多的残雪吧!嘀嗒嘀嗒,雪化的声音,这是雪的低叹,滴在枝叶上,跌在草丛里,似有似无,时断时续,单调寂寞的短调,却最是动听撩人心神。我在长棚下,听雪消逝的声音,更期待一场盛大的琼花被我深情地凝望。

雪,终是听到了我对她的呼唤。在聆听着雪悄悄融化的时候,天空里又开始飘飞了雪花。于是,我离开林木深掩的长棚。雪花簌簌地轻抚着伞面,发出轻微的低吟,是精灵轻盈的舞蹈,翩然歇足在我的伞顶上。置身一片雪花织就的世界,无边无际的落花萧萧而下,远处的一切皆隐在飞白里,天辽地远。这是大自然许给冬天最隆重庄严的仪式。旷野里一处古典的建筑,无声地缥缈在雪的幕里。雪飞飞,掩朱门。红红的高柱,红红的灯笼,高阔的红门,凝固在茫茫的雪里,似一个王朝孤傲的背影在天地静静地思索。门口的一对石狮子,在大片大片飘飞的雪花里,模糊了庄严的身影和表情。铁路旁绿色的铁栅栏子上,妖媚缠绕的枯藤上,星散点缀的小小的黄叶上堆积了白的雪花,像镂空的晶莹的雪帘,要绵延千里,同着火车一起在无边的雪域里奔跑。古典与现代,在冬天里,各自演绎着与雪的故事。

不知这雪能下多大,能下多久,这些已然不再重要!期待过一场雪,寻找过一场雪的踪迹,看过雪飘雪融,听过雪语,算是没有辜负这季节之约!

在这南国,如果能活一百岁,最多也只能看一百场雪。



【职工摄影】

检修

金格公司 王涛

◇ 生活点滴

有趣的称呼

○金格公司 王文霞

因为比他早一年参加工作,所以刚认识的时候,他很恭敬地称我“王师傅”,没多久他就改口叫我“霞美女”,后来我们正式交往,他觉得叫我“文文”显得更亲昵一些。结婚后,私下里我就是他口中的“宝宝”,直到孩子出生后,“宝宝”这个昵称当然是孩子的专属,于是他又改口叫我“他妈妈”或者“娃他娘”。如今,这些称呼都已成过去式,取而代之的是“婆婆”。

第一次叫我婆婆的时候我很生气,怒问为何这样称呼我?因为彼时我才26岁,自认为面相和穿着打扮看起来还是挺青春时尚的,况且据说还有好多人以为我是未婚小年

轻呢!

他不急不慢地向我解释:“咱俩是要过一辈子的,总有一天我们会渐渐老去,到了七老八十的年纪你不得喊我老头,我不得叫你婆婆吗?我希望第一个喊你‘婆婆’的人是我,现在叫是让你提早适应,免得将来再惆怅再伤怀啊!”好吧,如此一说我当然要笑纳了。

结婚之初,他让我喊他“贝贝”,可我每次一喊“贝贝”的时候,脑子里就会想起某个喜剧电影里那只被唤作“贝贝”的大金毛,于是边喊“贝贝”一边傻笑个不停。后来我想着干脆也和公公婆婆一样喊他“涛涛”吧,要不然和他的那些表兄弟们一样叫他“涛哥”,可他

却不乐意,他认为我必须给他一个特别的称谓,还一再强调——“要特别”,于是我绞尽脑汁想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、霸气侧漏专属于他的特别称谓——“那个茗”。虽然直到现在他都不答应,但我却坚持把这个极之亲昵极之特别的称谓叫了许多年,即使他后来求着让我喊他“涛涛”“涛哥”或者随便叫其他什么我也不改初衷。

孩子刚出生时,所有人都喊他“宝宝”或者“小宝贝”,稍大一些的时候,我见他老爱在床上扭来扭去,于是给他取了个应景的小名儿叫“扭扭”。孩子两岁时,活泼好动的他大大的眼睛双眼皮,笑起来还有浅浅的小酒窝,精灵帅气的模样甚是讨喜,被一众亲友邻居唤作“大眼仔”“小帅哥”。五岁以后,能吃会吃的小帅哥越长越胖,于是在外面“小胖”成了他的新名号,但在他家他还有一个特别接地气的称呼——“小乳猪”。一直到现在,孩子已经15岁了,外面熟识的人都亲切地叫他“胖胖”,乍一听发音有点像叫国宝“盼盼”,回到家他仍然是我们口中可爱的“小乳猪”。

还记得孩子刚学会说话的时候叫我“麻

麻”,叫他“耙耙”,发音短促干脆但清晰,上幼儿园的时候喊我“美羊羊妈妈”或者“红太狼夫人”,却喊他“茗爸爸”,奇怪的是孩子每喊一声“茗爸爸”他就会欣喜地应一句“欸”,乐此不疲。孩子读小学的时候开始喊我“妈咪”偶尔也喊他“爹地”,我们总是适时回他一句“baby”,以示我们也是读过英语的。

如今读初中的孩子有时在家里会调皮地喊我“美人鱼妈妈”喊他“金龙鱼爸爸”,我想多半是因为客厅鱼缸里那三条伴着他一起成长的热带鱼吧!从小我们就告诉他,那条又大又凶猛的缸霸金龙鱼就是爸爸,那总是跟金龙鱼身边、形影不离的印尼虎鱼就是他,而那条闪闪发亮、体态优美的银龙鱼当然就是我了。总记得孩子小时候老爱指着鱼缸里的银龙鱼喊着:“妈妈饿了,我要给妈妈喂吃的。”可每次喂进去的鱼食都会被那条大金龙鱼抢了去,每到这时孩子就会生气地推着守在他身旁的爸爸喊道:“你走开,这是给妈妈吃的,不准你抢。”现在想来仍然历历在目,让人忍俊不禁。细想起来,这些看似简单的称呼,却给平淡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!

◇ 铜都诗抄

愿是一根擎天柱的存在（外一首）

多想解放一双手

让它在40度的空气中

暖暖地睡去

到孩子的梦中

放飞一架纸飞机

这样

突兀的心有了归宿

如果有可能

愿是一根擎天柱的存在

不管风雨肆虐

不论危机重重

厚实的臂膀

托起纵横交错的矿脉

稳如泰山

可撬棍不答应

叮叮当当地敲击

不向命运低头

也许

这是它一声的终点

等待一朵铜花的绽放

○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 柯志鹏

风一阵阵摇摆

刮动矿工的心弦

从早晨到午后

跳起孤独的舞步

无人喝彩

机助疲倦的眼光

和消瘦的脸颊

以抛物线的距离

一路追寻风钻的轨迹

如影相随

没有多余的对白

机工的眼神坚如磐石

一次不经意地转身

把青春撞碎了一地

掷地有声

炮声恰如其当地响起

拨开硝烟弥漫的时光

在静谧的地层深处

等待一朵铜花的绽放

芬芳如故

年末

○冶炼厂 芳草

心,在他们心中,如何让铜水里的铜更纯是他们永恒的课题。技术在进步,设备也更先进,促使大家的作业技术也在不断提升,创新改善,是大家的心声,高产高效是大家的目标。再好的设备也有需要休息的时候,而年底,就是检修的好时机,炉子经过了一年的辛苦劳作,已经疲惫不堪,在冶炼人的眼里,炉子更像我们的朋友,如何让朋友间的“情

谊”更深,就需要我们精心地去维护。在这个寒冷的季节,维护炉子的“健康”成了大伙儿的一件大事,检修材料的采购,检修计划的制定,检修方案的部署,检修安全的管控,检修人员的安排,以及生产的协调,一切的一切,需要各个车间的配合。冶炼人深知,时间就是效益,当检修的战鼓拉开,大伙儿穿上了工作服,戴上了安全帽,拿起了检修工具,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我佩服这些冶炼人,他们不怕严寒酷暑,不怕流汗流泪,再艰苦的环境,他们扛的住,再难过的日子,他们毫无怨言。正因为他们的无悔付出,才撑起了有色这片蔚蓝

随着天气越来越冷,我已经穿上了厚厚的棉服,虽然已经习惯了季节交替,四季变换,但是冬天的到来,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。

说句实话,我是怕冷的,可是生长在了这片地方,有山有水,也有着别样的风景,也是件幸福的事情。每当我跟同龄的伙伴们一起等待雪花飞舞的时候,也是一年的年末了,数数日子,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离新的一年仅仅十天的时间,似乎伸手可及。就在一年中最后的时光里,我们听到最多的话就是:好快啊!又过了一年。是啊,一年过去了,回头想想,这一年中,我们做了哪些有意义的事,有哪些成果哪些不足。细细数来,三百多天的日夜里,我们过着平凡的生活,奉献着无悔的青春,推

动着企业的发展。直到这年底了,许许多多的冶炼人不畏严寒,仍然坚守在岗位上,他们不仅要紧跟生产节奏,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,还要沉下心来,精心地组织检修,生产现场,次序依然。年末的厂房,仍然是一片热火朝天,寒冷的天气影响不了大伙干工作的热情。

你看那边,一炉铜水在偌大的炉膛里经过了生命的洗礼,从高空一泻而下,照亮了整片天空,也照亮了冶炼人那颗朴实的心。这种场面在炉台上的职工看来,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,他们每天干的就是这个事情,每天跟炉子见面,每天跟铜水交

的天空。

天微亮,厂房的上空弥漫着冰冷的寒气,高大的炉台上,那蓝色的身影依然显得那么的有活力,整个厂房,除了机器的轰鸣声,没有了其他的嘈杂声。冬夜的清晨,冷,很冷,可这冷也就持续了一两个小时,当大家陆续来到岗位,一切都变了样,现场再也感受不到“冷”,看到的是人来人往的繁荣,将寒冷丢在了冰冷的夜。

年末,是一年的结束,也预示着新的一年开始。我们一直与勤劳为伴,与努力为伍,与拼搏为友,与创新握手,我们风雨同舟齐心并进,越过寒冬,定会迎来来年的春暖花开、阳光灿烂,再创铜都辉煌。